免责声明：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

以史为鉴

苏联空军与朝鲜战争

Soviet Air Force in Korean War

张晓明博士，美国空军大学战争学院教授（Dr. Zhang Xiaoming, Air War College, Air University）

中国读者对五十年代初期苏联空军入朝参战的事迹并不陌生，但是对苏联空军何时及如何参战，它的参战对朝鲜战局有何影响，以及对中国空军初期的发展发挥了哪些作用，缺乏系统的认识。笔者在2002年由德州农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Red Wings Over the Yalu: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Air War in Korea》（鸭绿江上空的红色战鹰：朝鲜战争大空战中的中国和苏联空军）一书中，根据前苏联档案资料以及有关参战人员的回忆，对苏联空军入朝参战的历史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和分析。[1] 笔者注意到，出于各种原因，中国军事学者在朝鲜战争史的研究中，对苏联空军参战的史实通常是回避或轻描淡写。实际上正是苏联空军的参战有力挑战了美国及其盟国空军在朝鲜战场的空中优势和制空权，给年轻的中国飞行员提供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机会，为中国空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现借美国空军大学《空天力量杂志》中文版平台，对前书中有关苏联空军入朝参战的历史事实进行重新编译写作，与国内外中文读者切磋。

一、苏联空军入朝参战的决策

长期以来，中国国内对朝鲜战争的研究鲜有关于苏联空军入朝参战的记载。[2] 对苏联领导人是如何决定派遣空军协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相关论述更是凤毛麟角。[3] 九十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学术界有机会接触到前苏联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资料，填补了有关苏联空军赴朝参战在史学研究中的空白。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2日，周恩来通知苏联政府，称中国准备向中朝边境部署九个师地面部队，并询问苏联是否能提供空中掩护。几天后，苏联领袖斯大林立刻致电北京，敦促中国领导人做好出兵朝鲜战争的准备。7月5日，斯大林在回复中明确表示苏联将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但是一个星期后，斯大林依然没有获得中国政府向中朝边境部署军队的决定。7月13日，他再次致电北京，要求中方尽快向中朝边境部署军队，并重申他前几日所做的承诺，告知中国领导人苏联已做好准备向中国派遣一个装备124架米格-15喷气战斗机的航空兵师，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他还明确表示，该航空兵师将在中国停留二至三个月，在任务完成后将向中国转交所有的飞机和装备。又一个星期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回复斯大林，同意苏联派遣空军来华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但强调中国飞行员不可能在二至三个月内完成飞行训练，而比较可行的日期应是莅年春天。言下之意是希望苏联空军的在华期限能够延长。

7月21日，伊万·别洛夫少将的第151近卫战斗机师接到命令转场中国东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提供空中掩护。该师

所辖属三个航空兵团于 8 月 10 日分别完成在沈阳、辽阳和鞍山的部署，其具体任务是训练中国飞行员，配合高炮部队为部署在通化、铁岭、辽阳和安东的解放军第 13 兵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考虑到当时战争的特殊性，苏军总参谋部的命令特别强调不允许苏联飞行员过境参战。应该指出的是，第 151 师并非是第一支部署在中国的苏联航空兵师。1950 年初，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为应对台湾国民党空军的袭扰，帕夫尔·巴津斯基中将指挥的第 106 混合航空兵师从 3 月起就部署在上海地区执行空防作战任务。这两支苏联空军部队所属航空兵团后来成为最早参加朝鲜战争的苏联部队。

尽管斯大林在朝鲜战争初期就承诺为中国入朝参战部队提供空中掩护，10 月中旬，当周恩来在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商谈具体援助和空中掩护事宜时，斯大林对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的承诺与中国领导人的期待大相径庭，他告诉周苏联空军需要二至二个半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入朝参战准备。这就意味着志愿军在入朝参战初期将无法获得苏联空军所提供的空中掩护。为了打消中国领导人的出兵朝鲜的顾虑，斯大林决定立即向中国派遣空军部队保护中国的主要城市和重要经济设施。10 月 14 日，斯大林命令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中国部署 4 个米格 -9 歼击机师和 3 个伊尔 -10 攻击机团。他要求歼击机师必须在两个星期内动身前往中国。一个星期后，苏联领导决定再派 4 个歼击机师前往中国，其中包括 2 个米格 -15 歼击机师。由于苏联空军的歼击航空兵师数量有限，现有编制也不利于执行训练中国空军的任务，苏军总参谋部决定将这些歼击航空兵师一分为二，重组成两个团各六十架飞机的师。随后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斯大林又命令增派一个图 -2 轰炸机师赴华支援志愿军的地面行动。

在 11 月至 12 月期间，共有 11 个苏联航空兵师部署到中国，其中有 6 个师装备较老式的米格 -9 喷气飞机，2 个师装备米格 -15 喷气飞机，1 个师装备拉 -9 螺旋桨战斗机，1 个师装备伊尔 -10 攻击机，和 1 个师装备图 -2 轰炸机。它们全部编入第 67 航空军，由苏联远东空军司令瓦西里·克拉索夫斯基上将指挥。它们的主要任务是训练中国飞行员，和为中国城市提供空防。命令还特别规定在对中国军队进行空中掩护时不得越境作战，要求它们在完成训练任务后将所配属的飞机和装备移交给中国空军。从这一点上来看，苏联所派遣来华的这些空军部队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基本上没有直接关联。

根据前苏联有关资料记载，苏联空军在朝鲜作战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50 年 11 月至 1951 年 3 月，苏联空军主要在鸭绿江一线活动，作战对象多为美国空军的 F-80、F-84 和 F-51。第二阶段作战是从 1951 年 4-5 月至 1952 年初，主要由第 324 师和第 303 师负责，这两个师的大多数飞行员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较长驾驶米格 -15 的飞行小时和经验，取得辉煌战绩，逆转了联合国军在北朝鲜上空的统治地位。第三阶段是从 1952 年初至 1953 年夏签署停战协议，在此期间，苏联空军有十三个歼击机团先后入朝轮战，多数苏联飞行员年纪轻缺少作战经验，作战成绩不够理想，损失较大。

二、入朝参战初期

10 月中旬，苏联对先期驻华的航空兵部队也进行了重组。第 151 歼击机师被缩编为两个团，分别为第 28 歼击机团和第 72 近卫

歼击机团，由沙波兹尼科夫上校为师长。剩余部队编入新组建的第 28 歼击机师，辖属第 67 和第 139 歼击机团，由阿留科辛上校指挥。第 106 混合航空兵师此时已完成在上海地区的作战任务，将飞机以及相关装备移交给中国空军后，分批离开了上海。所属第 29 近卫歼击机团和原第 303 歼击机师的第 177 团在辽东半岛重新组建成第 50 歼击机师，装备当时苏联最先进的米格 -15 比斯，师长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空军英雄帕希科维奇上校。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两个星期后，第 151 师进行了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的首次空战。11 月 1 日下午，苏联飞行员在鸭绿江上空截击了来犯的美国空军的 F-80 战斗机，声称击落两架敌机，第 72 近卫歼击机团的科米奇中尉成为世界上首位用喷气式飞机击落喷气式飞机的飞行员。但是，美国方面认为在当天的战斗中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声称首次喷气式飞机击落喷气式飞机的空战是发生在 8 日，该荣誉属于美国空军第 51 战斗机联队的布朗中尉，他在当天的战斗中成功击落一架米格机。当天苏联的空战档案中没有战斗损失纪录，但是承认在第二天与美国海军航空兵战斗中损失了一架米格机。从双方空战的第一天记录来看，要恢复朝鲜空战的具体经过是很困难的，因为苏美双方包括后来中国方面对空战的记载出入极大。这对全面认识朝鲜空战史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11 月 8 日晚，苏联远东空军司令克拉索夫斯基上将在中国空军司令刘亚楼的陪同下来到了安东地区，在随后的两天内，他们亲眼目睹了发生在鸭绿江上空的、人类进入喷气机时代的最大规模空战，苏联空军两个团的米格战机连续三天与美军一百余架飞机在新义州上空鏖战。但是战斗结果非常不理想，地面指挥无法精确引导自己的飞行员空中接敌，由于缺乏副油箱，米格机从鞍山机场起飞后在鸭绿江一线的滞空时间只有 1 小时，更严重的是重组后的航空兵师打乱了原有部队的习惯和传统，严重影响到部队战斗力的发挥。为加强统一指挥和领导，11 月 5 日，斯大林命令在沈阳成立第 64 航空军，别洛夫被提升为中将，指挥第 151 近卫歼击机师和第 28 歼击机师作战。从 1950 年 11 月起至朝鲜战争结束，所有苏联空军入朝参战部队均由第 64 航空军统领。

由于第 151 和第 28 师很快要将飞机移交给中国空军，斯大林又决定增派两个各装备有 120 架新型米格机的航空兵师加强第 64 航空军。这两个师分别是驻辽东半岛的第 50 歼击机师和莫斯科军区的第 303 歼击机师。这两个师是苏联首批改装米格 -15 飞机的部队，飞行员具有较丰富的飞行和作战经验。第 50 歼击机师在接到命令五天后就转场鞍山加入别洛夫将军的作战序列。莫斯科下达给该师的任务有别于先前来华部队，它不需要训练中国飞行员，主要任务是：(1) 保护安东地区的鸭绿江桥，(2) 防止敌机轰炸鸭绿江上的水电站和大坝，(3) 在防区内抗击来袭敌机，(4) 为安东和新义州两座城市提供空防。12 月初，帕希科维奇上校率领的第 29 近卫歼击机团前进至安东浪头机场，将米格机的作战半径推进至北朝鲜的清川江一线，也就是后来美国人声称的米格走廊，开始挑战联合国军在北朝鲜的空中优势。

苏联空军的参战让美国远东空军意识到现有的 F-80 战斗机无法与米格 -15 相匹敌，11 月 8 日，美国空军命令立即增派第 4 战斗机联队的 F-86 佩刀式战机赴南朝鲜的金浦机场确保联合国军的空中优势。从 12 月 17 日起，历时两年半的苏联米格机与美国佩刀式战机在朝鲜上空的较量正式开始。23 日发生

了首次米格机与佩刀式对抗的大规模空战，第 50 战斗机师出动 36 架米格机在鸭绿江以南 60 公里处拦截美机，双方互有胜负，第 177 团损失了两架飞机，中队长巴斯叶耶戈扬大尉在战斗中牺牲。

由于苏联空军对志愿军地面部队的作战支援依然非常有限，12 月 23 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要求苏联空军能够前出到大同江一线作战掩护中朝军队的补给线。1951 年 1 月 17 日，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大将在给第 64 航空军的指示中要求其所属部队积极作战，有力打击敌方空中力量，保卫志愿军后方重要战略目标，包括铁路、公路、交通枢纽、部队集结地等。这一指示首次将苏联空军从中国境内基地起飞作战行动与志愿军在朝作战行动直接挂钩。从 1 月 21 日起，为保护北朝鲜境内的铁路公路枢纽，苏联空军将空战推至安州、肃顺一线，重点打击美方的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第 50 师的飞行员在空战中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在该师当天的战报中记录着一次击落八架 F-84 的战果。

第 50 师于 2 月初结束了其在朝使命，别洛夫的第 28 近卫战斗机师接手作战任务。在 3 月 1 日打了一场大仗，声称击落 1 架 F-84 和 3 架 B-29 超级堡垒轰炸机。但是第 28 师的作战能力很快就显得捉襟见肘。联合国军于 2 月下旬开始反攻，逐步收复在 38 线以南的失地，并于 3 月 15 日重新占领汉城。与此同时，美空军 F-86 开始重返米格走廊，空战的激烈程度加剧，米格机的瞄准系统和短腿的问题以及苏联飞行员飞行技能上的弱点开始暴露。在 3 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内，别洛夫的部队发生了两起空中撞机事件。许多年后，一位曾经入朝参战的老飞行员在回忆中描述当时苏联空军一线部队充满着厌战悲观情绪，许多飞行员开始有意回避与敌机直接较量，这种局面一直到苏联空军新的有生力量的到来才得以改观。

三、争夺鸭绿江朝鲜一侧上空的制空权

苏联空军的参战对美空军在鸭绿江朝鲜一侧上空的制空权形成了巨大挑战。可是在三次战役后中朝军队的补给线越拉越长，而苏空军所投入的作战力量有限，所以朝鲜上空的局面依然有利于联合国军。尽管美国空军在中朝军队重新攻占了汉城后不得不将 F-86 机群撤出南朝鲜，但是美国远东空军仍然可以继续在其他地区攻击志愿军的补给线，给志愿军后勤供应造成巨大损失。在 1951 年 2-3 月间，中国领导人又多次向苏联领导人要求进一步提供空中掩护，支援志愿军即将发起的第四次战役。

或许是在中方的不断要求下，以及考虑到当时苏联空军作战不佳的情况，亦或许是受到志愿军这段时期作战胜利的鼓舞，2 月底，斯大林决定派遣苏联空军的两支尖子部队参战，支援志愿军地面作战，扭转空战局面。这两支部队分别是第 324 和第 303 歼击机师。它们的参战标志着苏联空军入朝参战的第二阶段开始。

首先参战的是第 324 歼击机师，师长是苏联卫国战争时的空中王牌飞行员、曾三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阔日杜布上校，他的第 192 歼击机团和第 176 近卫歼击机团的飞行员们经常参加在红场和图西诺航空节举行的阅兵活动。1950 年 12 月第 324 师从莫斯科附近的库宾卡基地转场至吉林东丰负责训练中国飞行员。该师在第一批苏联空军部队完成入朝参战任务后，于 4 月 2 日进驻安东浪头机场。同时派往前线的是洛波夫少将率领的由第 17 和第 523 歼击机团及第 18 近卫歼

击机团组成的第 303 师，从苏联远东滨海军区转场至中国东北参战。由于缺乏一线机场，该师直到 6 月份才部署到大东沟机场与第 324 师并肩作战。同时，莫斯科又增派了两个高炮师、一个探照灯团、一个航空技术师加强第 64 航空军在朝鲜的作战力量。

4 月 3 日，第 324 师进行了入朝首战，结果并不理想，一架被击落，三架被击伤。但是美国飞行员承认这是他们在朝鲜空战中遇到的最强劲对手，敌方飞行员的飞行技术熟练，表现出极高的作战能力。三天后该师第 192 团的阿巴库莫夫大尉获得首次击落 F-86 的战绩，一名美国飞行员被俘。

根据在卫国战争期间的经验，苏联航空兵部队非常注重打击敌方轰炸机，米格 -15 也是为此设计制造的。从参战初期起，美 B-29 超级堡垒轰炸机就是苏联飞行员的重点打击目标。但是直到第 324 师的参战，联合国军轰炸机司令部才首次遭受重大损失。4 月 17 日，苏方出动了三十六架米格 -15 战机在鸭绿江上空截击了 40 架 B-29（实际上是 10 架超级堡垒）。苏联战机从多个方面对机体硕大的超级堡垒轰炸机进行不间断的攻击，许多敌机都中弹起火，苏空军声称当天击落 10 架 B-29。虽然美方承认仅有三架被当场击落，另外七架只是遭到重创，有的在飞回冲绳的基地后才坠毁。这场战斗的损失大大超过了美国空军的承受力，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中将下令在找到有效护航措施前，暂停 B-29 在新义州一带的轰炸行动。半年后的 10 月 23 日，美远东空军轰炸机编队在米格走廊的南市上空再次遭受灭顶之灾，九架 B-29 有三架被击落五架遭受重创，仅有一架 B-29 在攻击中幸存没有受到严重损伤，这一天在美国空军韩战史上被称为“黑色星期二”，远东空军从此以后被迫终止 B-29 在朝鲜的昼间作战行动。

前苏联作战记录表明，1951 年下半年，苏联空军不仅掌控了在鸭绿江一线的制空权，而且取得 10:1 的战损比。第 324 师在十个月的空战中击落了 215 架敌机，第 303 师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击毁 302 架联合国军飞机。尽管联合国军方面不会认可这样的空战记录，但是无人可否定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遇到了强劲对手。美国空军惊呼，红色中国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世界空军强国。但笔者认为，羽翼未丰的中国空军能获得这个赞誉，首先要归功于苏联空军。

苏联空军在鸭绿江朝鲜上空的有利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美国空军在远东的战斗机联队换装更加先进的 F-86E 型飞机，具有作战经验的飞行员延长了在朝鲜战场的服务期限。1952 年 2 月，苏联方面却用第 97 和 190 歼击机师替换原先在朝的作战部队，这两个师的飞行员在米格 -15 上平均仅有 50 个飞行小时，又缺乏战术飞行训练和作战经验。但是苏联有关方面却认为他们的训练成绩优秀，达到作战标准。这两个师在作战中的表现很快证明这一评估是非常错误的。在入朝参战最初三个月中第 190 师就损失了三十六架米格机。参战五个月后，这两个师的飞行员就开始产生厌战情绪，第 97 师许多飞行员用生病和住医院的方式躲避飞行和执行作战任务。接替别洛夫将军指挥第 64 航空军的洛波夫中将多次向莫斯科抱怨新参战飞行员的质量问题，中国方面也要求苏联加强在朝鲜的空防力量应对联合国军的细菌战。苏联领导人决定改变入朝参战以来的做法，派遣了三个三团制的满编航空兵师前往中国东北参战，争夺鸭绿江朝鲜上空的制空权。这三个师分别是第 32、216 和 133 歼击机师，其中

第 133 师还辖属一个海军航空兵团。它们首先被部署在二线机场，进行战斗实践飞行和演练空战技术。

6 月份，他们分别进驻浪头和大堡机场，8 月 1 日在鸭绿江上空与美国空军第 334 战斗机中队的 F-86 进行了一场恶战，损失了三架飞机及其飞行员。第 133 师的副大队长伊万诺夫上尉声称凭借自己良好的飞行技术，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击落两架 F-86。美空军第 4 战斗机联队的作战记录认可了这一战果，在当天的战斗中，该联队有一架 F-86 被击落，另有四架被击伤。而地面的飞机残骸证明被他击落的是曾经击落 5 架和击伤 4 架米格机的美国王牌飞行员小艾斯拉少校。

在第三阶段，苏联空军还加强了夜间的作战。首先是派遣苏联空军驻旅顺基地的第 351 夜航团（曾隶属第 106 师）参战，部分作战飞机由拉 -11 螺旋桨式换装成米格 -15 比斯。另外就是先后抽调第 133 和第 32 师具有夜航飞行经验的飞行员组建成若干个夜航大队，专门打击美国空军夜间行动的轰炸机。1952 年 5、6 月份，他们先后击落多架 B-29 轰炸机，迫使美国空军派遣全天候的 F3D-2 和 F-94 为夜间轰炸护航。到停战时，苏联空军的夜航部队总共击落 18 架 B-29、6 架 B-26、1 架 B-50、2 架 F-84 和 4 架 F-94。

1953 年初，希德·史留沙列夫中将接替洛波夫任第 64 航空军司令。苏联空军的最后一次空战发生在 1953 年 7 月 19 日，第 32 师的费杜热迪斯少校在大堡机场上空击落了一架 F-86，成为击落七架佩刀式和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后期极少数王牌飞行员之一。

在朝鲜战争后期，尽管苏联空军在鸭绿江中国一方的兵力一直保持三个满编航空兵师同联合国军空军争夺由鸭绿江至平壤以北铁路公路运输线的制空权，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苏联空军始终无法改变美国空军在鸭绿江朝鲜上空的优势，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四、苏联空军在朝作战的特点

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入朝参战，苏联空军就投入上百架战机从空中配合和支援中朝地面部队作战。但是苏方领导人担心苏联空军的参战有可能导致战争升级，所以对入朝参战的苏联部队做出了种种限制。苏联空军的飞机在朝鲜作战时必须伪装成是北朝鲜的飞机，苏联军人必须着装中国军服，不许配戴任何具有苏联军人的标志，每个飞行员还有一个中国化名，为防止暴露他们的真实身份，他们还被不切实际地要求在空中通话时只能说中文而不是俄文。更重要的是他们被禁止在敌占区上空飞行，以及执行任何直接支援中朝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包括攻击联合国军地面部队，以及舰船和空军基地。在朝鲜战争中除了朝鲜空军有少数几次试图偷袭三八线以南的目标行动外，苏联和中国空军都严格遵守这个规定。另外还要求他们在被俘后就说是中国的俄裔或欧亚少数民族，值得庆幸的是在空战中没有苏联飞行员被联合国军俘获。美国方面似乎对此也心照不宣从未公开承认苏联空军入朝参战的事实。

除了政治因素外，军事因素也造成苏联空军在朝鲜空战中处于不对称的状态。首先，自 1951 年下半年起到 1953 年 7 月停战时，苏中朝在鸭绿江一线的机场部署了大量的作战飞机，但三方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相互间缺乏联络和沟通，苏联飞行员经常抱怨中朝高炮部队向他们的飞机开火，苏联飞行员有时也会将中国空军飞机当成敌机开火，跳伞的俄罗斯飞行员被中朝地面部队当成美国

飞行员进行围捕。1951 年 11 月 30 日，中国空军在轰炸大小和岛的作战行动中遭受重大损失，一共被击落 4 架轰炸机、3 架螺旋桨歼击机、1 架米格 -15，另有 4 架轰炸机被击伤。[4] 苏联飞行员归咎于中方没有通知让他们提供空中掩护。

其次，苏联空军的传统作战思想以及它的二次大战经验都把空中力量看作是起支援作用的，所以在朝鲜战争中，苏联方面认为中朝陆军部队是主要作战力量，并为之提供了大量的地面武器装备，以便它们在战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苏联空军主要在中朝军队的后方重点保护鸭绿江桥和由中国通向北朝鲜的补给通道，重点打击敌方的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第 64 航空军没有装备任何对地面进行攻击的武器系统，如炸弹、火箭弹和燃烧弹。由于受苏联空军作战指导思想和所装备的米格机性能所限，苏联空军在朝鲜空战中总是被动地在鸭绿江以南的空域进行防御作战。而美国空军总是主动出击，轰炸和攻击中朝军队的后方，将空战压缩在鸭绿江和米格走廊一带。在朝鲜战争的后期，他们还经常在中国境内苏方和中方机场周围游猎，攻击正在起飞降落的米格机。为防止敌方突袭，苏联飞行员每天必须长时间坐在座舱里等待起飞命令，这样对体能和意志都会产生极大的消耗。

再其次，苏联空军最初参战的部队只是原建制的一半兵力，在长达十个月的作战飞行过程中高度减员，到后期仅有少数飞行员能继续飞行作战。而新轮换的航空兵部队缺乏作战经验，在参战初期作战效果非常不理想。相反美国空军只是按期轮换部分完成规定作战任务的飞行员。米格 -15 与 F-86 在作战性能上是相匹敌的，但是美国空军总是保持具有作战经验的飞行员执行作战任务，这样苏联空军很难与美国空军在朝鲜上空进行持之以恒的对抗。

到 1953 年 7 月签署停战协定，苏联共派遣了十二个航空兵师（计二十九个航空兵团）、四个高炮师以及相关支援部队，累计有 40,000 余名苏联军人先后赴华参加朝鲜战争。苏联空军在鸭绿江中方一侧一二线的机场经常保持有 150-300 架作战飞机，在 1952 年 7 月至 1953 年 8 月的最高峰期间有 26,000 名苏联空军人员参战。在朝鲜战争期间，苏中朝空军部队共计进行了 90,000 余架次的作战任务，其中苏联空军部队飞了 63,229 架次，有 818 次团规模的出击，参加了 1,683 次空战，击落了 1,106 架敌机。[5] 苏方损失了 335 架米格机（319 架是被击落的），牺牲了 120 名飞行员和 68 名高炮部队战士。苏联空军有 32 人成为王牌飞行员，占据首位的是佩佩勒耶夫少校，共击落 21 架敌机，居第二位的是击落 20 架敌机的苏提亚金上尉。在朝鲜战争中共有 22 名飞行员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苏联空军入朝参战的档案记录表明，六十多年前发生在朝鲜上空的血战要比传统历史记载中的规模更大、更惨烈。由于苏联空军参加朝鲜空战是一个长期无法公开的秘密，一些有可能应该属于苏联飞行员的战绩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空军取得的，甚至对谁击落了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少校和费希尔上尉，在前苏联解密档案中都有不同记载。笔者 2002 年研究专著《Red Wings Over the Yalu》中对此有更详细介绍。史料真伪，无论来自前苏联、中国，或者美国，都难判断，权且为史学家增添一个难题。

五、结束语

在朝鲜战争中，苏联空军为保护鸭绿江至平壤的运输线，支援中朝地面部队的作战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空军在战争初期仅有4个航空兵团，在苏联空军的帮助下，到停战时已发展成具有66个航空兵团，3,000余架飞机，颇具规模的空中力量。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博格将军在1951年底视察过朝鲜战场后曾惊叹道："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世界上主要空中力量之一。"不可否认，中国空军从无到有，发展神速，史无前例。但客观回顾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苏联空军在朝鲜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和对中国空军的早期发展做出的贡献。♣

注释：

1. Xiaoming Zhang, Red Wings Over the Yalu: Chin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ir War in Korea, 1950-1953 (College Station, TX: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2002), 55-142.
2. 主要中文论述见沈志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69-74页。林晓光："朝鲜战争中的苏联空军，"《西伯利亚研究》2002年第2期，第50-53页。于光："朝鲜战争中的苏联空军，"《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50-53。
3. 沈志华："对朝战初期苏联出动空军问题的再考察 _ 根据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解密档案"，《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31-43页。
4. 参阅空军政治部编，《蓝天之路》上卷，1992年出版，第416-418页。
5. 另外，苏联高炮部队取得了击落212架敌机的战果。Aleksandr V. Kotlobovskiy, "Twenty Years in Combat: A History of MiG-15 Fighters in Combat", Pt. 2 Aebrokhobbi (Aerohobby), 1994年第2期，25-29页。

张晓明博士（Dr. Zhang Xiaoming, Professor, Air War College, USAF Air University），1994年在美国依阿华大学获历史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德州理工大学和德州农工大学任教，从2003年至今为美国空军大学战争学院副教授、教授，讲授国家战略和当代中国等课程。主要研究领域为冷战期间的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中越关系、当代中国军事。著有数十篇学术论文，先后在《中国季刊》、《冷战研究学刊》、《军事历史学刊》等著名学术杂志上发表。曾先后两次获得美国军事史家学会颁发的蒙卡多最佳论文奖；专著有德州农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鸭绿江上空的红色战鹰——朝鲜战争大空战中的中国和苏联空军》和北卡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与十年中越军事冲突》。于2006年和2014年两次获得美国空军战争学院最佳年度学术研究奖。